

# 每年演奏《义勇军进行曲》 日本这个小城为何这么怀念聂耳？（上）



聂耳纪念广场上的聂耳胸像浮雕 华义/摄

日本神奈川县西部相模湾沿岸，因地形与中国湖南省的潇湘二水汇入洞庭之处相似，自江户时代以来就被称为湘南。湘南海岸公园一角有一个纪念广场，正中央有一座“耳”字形纪念碑，简洁明快，面海而立。

1935年7月17日，23岁的中国音乐家聂耳在这附近的鹤沼海岸游泳时不幸溺水，将年轻的生命留在了这里。为纪念他，1954年，由当地民众发起建立的纪念碑在这里落成，后几经重修和扩大，呈现今天的样貌。

1

从东京乘坐快速列车到藤泽，再换乘当地列车，将近两小时便抵达鹤沼海岸站。从车站步行约10分钟，就到了湘南海岸公园。聂耳纪念广场就位于公园面向相模湾的一角。盛夏时节，碧海蓝天，苍翠的卫矛树和清新的海桐花环绕，广场三面以矮墙围起，宛如肃穆的墓园。

广场内有多座纪念碑，静静昭示着当地纪念这位中国音乐家的历程和两国人民对聂耳的缅怀。

步入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1965年纪念碑重修时郭沫若挥毫的“聂耳终焉之地”石碑。碑文由聂耳在日本结识的剧作家、社会运动家秋田雨雀撰写，聂耳1912年生于中国云南省……在二十多载的短暂生涯中，写作了讴歌中国劳动民众的《大路歌》《码头工人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侧耳聆听，我们至今仍听到聂耳解放亚洲的呼唤。”

在“耳”字纪念碑右侧，两块来自云南的花岗岩碑上，用中文更详细地回顾了聂耳的生涯：“从小学开始，聂耳的音乐天才就初露锋芒，笛子、胡琴、月琴无所不精。16岁的时候，他兼职做着家庭教师，完成了昆明师范学校的学业。17岁的时候到广东的戏剧学校、音乐学校学习。这个时期，他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投身学生运动……”

聂耳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19岁的他到上海，希望进一步深造，但等待他的却是失业和贫困。这段时间的个人经历和他对劳动大

众悲惨生活的耳闻目睹，对聂耳产生了深刻影响。

1931年4月，聂耳考入明月歌剧社，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并结交了上海文化界众多人士。他用“黑天使”作笔名，发表了多篇阐述自己音乐见解的文章。他主张音乐应该为人民服务，音乐家只有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才能创造出鲜活生动的艺术。

1932年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激发了聂耳的创作灵感。同时，聂耳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员、戏剧家田汉。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艺术才华也得到进一步施展，成为中国新音乐的开路先锋和反法西斯的勇士。在此后的两年中，聂耳为歌剧、话剧和电影谱写了《新女性》《开路先锋》《大路歌》《前进歌》《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等主题歌和插曲，在全国广为传唱。但也因为这些歌曲成为了鼓舞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和战斗号角，聂耳的处境变得凶险。按照党组织的决定，聂耳离开上海，取道日本赴苏联。

据相关史料记载，1935年4月15日，聂耳从上海登船赴日，于18日抵达东京。赴日前夕，他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并在约5月初将定稿寄往上海。在东京，聂耳寄居友人家中，并到日语补习学校学习日语，积极

了解当地的戏剧、电影和演奏会，结交进步人士。7月9日，聂耳与友人一同去拜访藤泽的日本友人并住下，与当地友人交流，游览了江之岛等风景胜地，还几次到鹤沼海岸游泳。7月17日，聂耳又一次到鹤沼海岸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1935年秋，友人将聂耳的骨灰带回上海，次年葬于其故乡昆明。

2

几十年来，当地人对这位年轻而极富思想和才华的中国音乐家一直表达着深切惋惜和缅怀。聂耳纪念碑和纪念广场的兴建过程，也成为中日民间友谊绵延不断的一个缩影。

据聂耳纪念碑保存会会长渡边光雄介绍，1949年，藤泽市民开始呼吁为聂耳建造纪念碑。1954年，由聂耳的友人、建筑家山口文象设计，剧作家秋田雨雀撰写碑文的纪念碑落成。1958年，该纪念碑因台风而损坏，由聂耳纪念碑保存会牵头开始重修。1965年，纪念碑重修完成，一同建起的还有郭沫若题写的“聂耳终焉之地”纪念碑。1986年，为纪念聂耳逝世半个世纪，藤泽

市民和有关方面捐资建成聂耳胸像浮雕，纪念广场也在神奈川县和藤泽市的支持下维修和扩大。

湘南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上野笃志告诉《环球》杂志记者，虽然政府财政也有出资，但纪念碑主要是靠藤泽市民捐资建造的，“每人捐一两千日元，正是在广大市民的捐助下才建成的。大家怀抱着对聂耳的惋惜、留恋之情，同时认为通过聂耳来传达日中友好，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聂耳，昆明市与藤泽市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市就开始了民间互访，终于在1981年缔结为友好城市。据藤泽市市长铃木恒夫介绍，从纪念碑落成，就有当地民众自发地在每年7月17日聂耳忌日前往献花，尤其是两市缔结友好城市以后，每年都会会在纪念碑前举行纪念聂耳的活动，每年都有上百人参与。“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纪念活动规模缩小，仅七八名代表前往献花，但还是有市民自发前来缅怀。”铃木市长说。



由郭沫若挥毫的“聂耳终焉之地”石碑 华义/摄